

许德民 主编

Fudan shipai shiren shiji
复旦诗派诗人诗集

邵晓琴

我是
谁家
喂
养的
孩子

復旦大學出版社

我是誰家 喂養的孩子



复旦诗派诗人诗集

郜晓琴 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www.fudanpress.com.cn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复旦诗派诗人诗集/许德民主编.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9
ISBN 7-309-04742-7

I. 复… II. 许…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6297 号

复旦诗派诗人诗集(我是谁家喂养的孩子·郢晓琴)
许德民 主编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118853(发行部) 86-21-65109143(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封面图画/插图 许德民

封面设计 许德宝

版式设计 方向传播

边款书法 郭伟敏

张正昂

许德民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苏荣刚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电脑排版 上海方向传播有限公司

印刷 上海华业装潢印刷厂有限公司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19.75

字数 1916 千

版次 2005 年 9 月第一版 2005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9-04742-7/I·338

定价 180.00 元(全 12 册)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郜晓琴，女，诗人。1973年生，199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现居上海。1995年自印诗集《最深的伤痕意味着即将痊愈》。2004年与同好组建“测不准戏剧机构”。

“人是观测世界的小工具”，所以尖利、力图穷尽；所以降落到世界中，环顾四周，“惊讶并且微笑起来”。

复旦诗派诗歌系列编委会

主 编：许德民

副主编：孙晓刚 周正宽 傅 亮

杜立德 刘 原

编 委：杨宇东 裴 高 沈林森

张海宁 李彬勇 周伟林

张正昂 郭伟敏 朱国宏

陈先发 施茂盛 韩国强

韩 博 邵晓琴

目 录

序：复活的旅程	001
最深的伤痕意味着即将痊愈	
纸 鹤	007
读书十四行	008
一尾鱼，从锅里跳出（铭记：）	009
为朋友算命十四行给L	011
三月出生或是三月死亡	012
我的钢刀开刃了	013
岁末十四行（又名：在路上）	014
十四行诗：熵值增大原理，一种自然规律	015
十四行诗：科学令我感动	017
爱情涵义	018
为年轻的人群十四行	020
爱情十四行	021
情欲主题1号	022
巨大的风在夏日的吱呀声中	025
走在麦田的边缘也无人守候	026
最深的伤痕意味着即将痊愈——终于幸福的爱情	027
雨天十三行送给Y.Z.	028
鸟是前辈们的脚印	029
某些艺术家无邪地相信：行动	030
一次无意识的抒写（一次小小的堕落）	032
鬼肉饼，一块好吃的爱情	033
水	034
茶 杯	035
时 事	036

最深的伤痕意味着即将痊愈

生	037
独白	038
旅行（一）	039
旅行（二）	040

涉水以后

二刘公岛（一）（又名：潜逃）	043
黄花	044
黄花：岁末：又一次	046
黄花（亡花）	047
失时	049
四月一日	051
岁末十四行（走音）	052

2000后-风暴

A. 风暴-故事 7月21日想念李成	055
厦 门	057
爱情：继续的危险性	059
B. 风暴-事故 台风过上海	061
成 人	062
今 日	063
今夜（二）	064
今 夜	065
失 魂	066
中 断	067
今 夜	068
四那一个可依	069
音 乐	070

预感与悲伤

好命当当	075
浮	077
生日十四行	078

好读书不求甚解	079
我是谁家喂养的孩子	080
雨天十四行	083
塔中暴君	084
为写作《小王子》的圣埃克斯	
和他的西班牙妻子龚苏萝	086
在星期三的早晨哭泣	087
下雨了	088
星期四早晨	089
印 象	091
度	092
岁末十四行	093
12月12日天气很好	094
就象达利等待加拉	096
遗落杭州的鞋履	098
爱情十四行-夏夜	101
旅行-女子	102
旅行-女子(二)	103
旅行-女子(三)	104
旅行-女子(四)	105
旅行-女子(五)	106
旅行-女子(六)	107
旅行-女子(七)	108
旅行-女子(八)	109
旅行-女子(九)	110
旅行-女子(十)	111
大师的门前	112
两生花-双城记	113
甦：慢慢聚拢	114

序：复活的旅程

阿 九

这本诗集讲述着女性（一种存在、身份和意义）的唤醒、受难和复活，讲述着作者内心的旅程。爱则是这一过程中留下的可以依稀辨认的残迹。

邵晓琴并非那种凭空落笔的人；她的全部诗歌都来自真实的个人经验。它们给我第一个印象是早期文本中经常显现的诗经语言和萨福风格的交错，异性间的吸引和同性之爱的共生。典型的人物意象是一些青青子衿的读书少年，和开着黄花的豆蔻少女。性别意识在这里被减到最低程度，而接近思无邪的初民朴素。这种性别零位在文本里处处浮现，如她本人所说，是一种“取消性别的泛爱”。

她心目中的女性原型是那些“洁净、水做的女孩儿”，像“那些上古的木匠，心灵手巧/善于在诚实劳动中获得愉悦”。木匠通常是男性的职业；作者将女孩儿与这一体力职业联系起来，无疑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消减性别的因素。在《爱情涵义》一诗里，这种取消了性别的爱更以中国式的淡雅幽默方式表达出来：月光稠稠地发亮/像杜甫想起了李白/说：“落月满屋梁”。

邵晓琴不仅是诗人，还是测不准戏剧机构的创始人之一。她的实验剧本《三点水》人人都是同性恋》似乎在宣告同性相爱的权利，但是在一次对话中，她本人明确否定自己是同性恋者。事实上，作者对自己女性身体的自觉在作品中不时浮现出来。比如在《纸鹤》里说，“遥远的回响在我体内”，以及《献血》里感觉到的“我从里面碎了”，都是女性对自己身体特有的敏感。在《情欲主题1号》里，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性别标签：“夏天的两个女子，剪子握在她们手中”。

爱情和欲望很快被春天唤醒，并充满对幸福的期待。在郜晓琴的诗中，这种青春欲望被理解为生命本能，一种类似“肉饼”、“肉汤”的简单需求，或者一个家，甚至仅仅是一块隐喻家的青灰色的瓦片。这何尝不是每个生命的最谦卑的诉求呢？在另一首《生》中，爱情被等同于美酒，那“小花托一样的嘴唇”如何才能抵挡它芳香的诱惑？我只听说过一个女孩子会跟父亲闲时喝酒，那就是郜晓琴。喜欢喝酒在她的诗中也毫不隐藏。酒是爱情的信使，有时也是爱情的特质。有关酒的词汇随处可见。“酒啊酒啊小心酿制”是对爱情的香醇的预表，也是对其危险的预警。

诗人发现自己是一朵“形而上的秘密之花”，等待着和爱人“在火边相遇”，然后做他的“新的童贞新娘，放弃花冠和初夜，在火旁洗手”，并让火完成对一切的净化。在《岁末十四行》里，有对爱情场景更好的描写：“我拜别你我的烛台/昨夜你流到了我的草原上”。

爱情是两个灵魂和身体的融合，是“双生对位的梦境”。而相会则是一把剪断思念的剪刀，可以“一夜剪短长达3个月的疾病，”让诗中的我“慢慢睁开孩子般的眼睛。”（《甦：慢慢聚拢》）作者在《思念李成》一诗中，用前所未有的大胆描写自己对一个异性挚友的思念。但是全诗里干净的语言，乐而不淫的情感反而令歌咏者及其唯一听众彼此释然。

多次出现的黄花、火和弯刀意象象征着爱的纯洁和残酷，那种充满魅惑和杀伤力的相互作用，还有它热烈、干净而锋利的质感。在很多爱情主题的作品里出现“瞥者”这个词。它不仅意指爱是盲目的，而且通过夺走最重要的感观来降低其中感官享受的因素。然而，/爱情毕竟离不开欢乐。如果爱情只能是肉饼或砍刀的话，我一定选择肉饼。问题是，爱情经常与死亡合作，一起给人磨难。郜晓琴笔下的肉饼据说来自一个鬼肉饼的故事，它其实是一块被打成肉饼的鬼，因而这块肉饼也被赋予了死亡的寓意。正如在《爱情》一诗里，作者写道：“爱上一柄砍刀，精致的手握的柄。”

在郜晓琴看来，爱是既盲目、大胆而又不忠于职守的狡童，因而“易于在人群中走失”。《独白》里写道：“那在你心中种下疼痛的/是一个怎样幸福的人。”爱的离去是那样无可奈何，就像“扯断了只好扯断的线”（《旅行之二》）。失恋是一个空旷的场境，它像一个暴君在自己的四周留下森严的空白，它强大的冷漠能使每个人怀疑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你搏斗的是怎样的虚空？”（《12月12日天气很好》）与此同时，死亡那“暗蓝色的甜蜜”也不时显现，作为存在的背景。

爱情的砍刀留下的创伤和死亡感受是那么实在。治愈这种伤痛的途径也许就是将目光离开目的，而去体味爱情中甜蜜的进程，要“学会感

激和珍惜。就象我，深夜回家。/为数不多的、深刻的幸福！”（《旅行之七》）。作者对绝望和伤痛有着沉重的感受：正如《旅行之十》中所写的：“涂你们受伤的血在我的伤口，我的，比你们更深。”但另一方面，她认为诗中的我也可以是一个爱情中的“施暴者”。在《塔中暴君》一诗中，作者写道：“我温和的爱人们哪！我也只是个/温柔的暴君。我分配给你们/温柔、痛苦和激情，我一点儿都/不后悔自己不被你们理解的天真。”

对爱情的执著认同也表现为对自身性别的认同。正如在《旅行之二》里所写的那个让作者流泪的乔治·桑，一个“伟大的爱情女神/敢于奉献和接受/一生永具魅力”。桑的热情、反抗与同情正是她的精神写照。她敢爱敢恨，敢于表达自己的欲望，她“令人敬服/是我一辈子永远无法企及的楷模。”这个宣示很重要，因为它在文本中确认了自己的女性身份。在另一处，她写道：“我的女人们，我女性身份的复活和死去/我爱上你们胜过悲天悯人。”对女性身份的受难的记述和复活的期盼正是整个诗集的意义所在。

而在这个过程中，女性依旧可能是绝望的：“自身绝望而把希望给予他人。”而途中需要用到的“肥皂和药片”，貌似不同，其实或许就是一个：前者的含义用来洗净自己的不洁，而后者则用来治愈自己的心灵伤痛。

但诗人祈望“心灵富有特质/灵魂就可以被诗歌洗清，”就像埃及《亡灵书》中那个“以欢笑洗心”的祭司。她希望做一个见风就长的卑微孩子，在无尽的苦难旅程中完成另一种“甦”，一种充满禅意的自我救赎。那种“粗糙而自足的喂养/让我在途中情不自禁地微笑”（《我是谁家喂养的孩子》）。

虽然这是她公开出版的第一部作品集（在此之前，她曾经在95年自印诗集《最深的伤痕意味着即将痊愈》），郅晓琴无疑是优秀的诗人，而她的诗歌品质会在阅读中沿着诗行渐渐展开。无论是对于她的写作还是生活，我都不敢做任何预设。我不知道她的下一步将迈向何处，正如她在诗中写的：“我将不知旅程，我将膜拜遥远/让刚刚逝去的日子浑沌一片。”

2005年7月于温哥华

最深的伤痕意味着即将痊愈
(1992年—1995年)



纸 鹤

仓皇地我逃遁了
为远古的诗
我采撷了二十一枚
玉兰花叶
在夜色中 惊艳
遥远的回响在我体内
粗暴地琤琮作响
汇流
而我依旧痴呆地坐着
等待风口

去年的愿望坐船走了
今年漂泊还乡
水红的旗子象招魂的曲
我咫尺内的心金石般帛裂
我遥远的一大半去了
我不能明白这为着什么
荒凉的眼泪袭来
我替她焚了一千只纸鹤
一千只纸鹤都
走了 买舟而下

(而荒凉的渡口终于缄默
纸鹤成灰)

1992.3

读书十四行

我在文字中刻意修饰自己
直到内心十分疲倦
我的发丛象黑色的鸟群
大街上灯火通明

人来人往的旅途中
谁能给我一个桔子
在同样疲惫的列车上
剥开一个甜美的桔子

我在大街的尽头吞咽
大街上人来人往
灯火通明

飞驰的单车擦肩而过
象一本小说
哗啦啦地翻开书页

(我抓住飞扬的文字
仿佛抓住了自己的影子)

1992.5.4

一尾鱼，从锅子里跳出

(铭记：)

我是一条沾满盐粒的鱼
水草丰盛
它们都很咸

嗜血的水底坚硬如岩
碰痛了我的尾部
泥土的谎话芬芳

鱼的悲哀，水鸟和大风
我从锅子里跳出
炉火早已熄灭

锅子，鼓乐齐鸣的锅子
缓缓离去的锅子
告别的锅子

如今我躺在冰凉的水底
等待水鸟再次带来消息